

夏洪民所遭受的迫害

夏洪民，涑水县东关村人，建筑工，生性朴实憨厚，父母早逝，大半生尝尽了人间艰辛与困苦。一个人承担着一家四口人的生活，还要供两个孩子上学，人到中年这病也来了，经常因有病不能上班，这天他又因腰痛到诊所就医，在那里他听到了大法真相，自此他便走入大法修炼中。得大法后他身心变化巨大，经常紧锁的眉头舒展了，脸上有了笑容，整天摸砖拿瓦的大手皮肤变细了，无病一身轻，他不再被病所折磨。修炼过程中，他严格要求自己，事事忍让，他们的工作都是露天作业，一到夏天别人都热的在工作时光着膀子穿短裤，他依旧穿戴整齐，他说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得注意形像，热点就热点吧。由于他按照大法的要求做，善待他人，得到左邻右舍的好评，工地老板也都愿意雇佣他，因为他真诚，因为他修炼真善忍处处做好人。

可九九年七二零以后，中共邪党及江氏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。无数善良的大法学员被邪党残酷迫害，夏洪民也是其中一员。

夏洪民曾先后被涑水县及涑水镇恶警绑架 7 次，并勒索其现金 3600 元，还不算涑水镇与镇派出所抢劫的物品，在涑水镇被非法关押 9 个多月，多次遭到原涑水镇长刘振福、书记胡玉祥及李大伟、苏生等的灭绝人性的迫害。

2000 年 7 月 4 日上午正在干活的夏洪民再次被涑水镇绑架，饭都没让吃。关押在涑水镇一个废弃了的伙房内，门窗用钢筋焊死，门上着锁，屋里一片漆黑，满是油烟煤末。不许家人见面，也不给饭吃。一次他将诽谤大法的书销毁了，引来刘振福疯一样的毒打，他打够了还不算，还命令全镇职工全上，连女职工也不能落下，一窝蜂似的围攻他，致使夏洪民体无完肤，遍体鳞伤。晚上刘振福还把把公安局刘耀华、李增林叫来，继续迫害夏洪民，直至将他打的奄奄一息。而镇长刘振福也遭了恶报，与他通奸的那个女人的丈夫找到涑水镇，对刘振福破口大骂，刘振福躲在屋里不敢出来，是镇书记胡玉祥出来替他解围，好言好语才把那女人的丈夫劝走。

司法人员强制转化大法学员，把大法学员分成三组，分别由公检法迫害，夏洪民被分到公安局迫害，当天一大早恐怖笼罩了整个邪党校，惨不忍睹，夏洪民被扒光上身，解下他的腰带，扒下他的裤子，赤裸着身体被警察按在水泥地上毒打，腰带打断了，就用板凳腿打，并按着光身子的夏洪民在地上揉搓，一边漫骂一边调戏他，侮辱他，取笑他，话之下流难以启齿，不堪入耳。（有的男学员被扒光后恶人还强迫女学员看）恶警还将馒头塞进他嘴里，撑的嘴大大的，并用矿泉水瓶接自来水灌他，目的是想在窒息的痛苦中转化他，用脏桶扣在他头上用木棍敲打，副书记孙桂节把香烟吸旺，烫夏洪民的嘴唇，嘴唇被烫的溃烂起泡，恶警还强迫夏洪民跪下，在他小腿上放上铁锹柄，然后上去三四个恶警踩在铁锹柄上，撕心裂肺的疼痛使他叫喊的声音都披了。十三天灭绝人性的迫害结束了，夏洪民的家人还被涑水县勒索 2300 元。

2001 年 3 月 15 日，夏洪民再一次从拘留所转到涑水党校迫害，因阻止法院的职工恶徒对几个孩子（转下文）

涑水真相

涑水

第三期

2009 年 4 月 20 日



雨中凝思

站在窗前，望着细细的春雨，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爸爸那消瘦而脱像的面容。我爸爸是涑水县林清寺中学教师，多才多艺，他的雕塑作品出展后被誉为“民间艺术家”的称号，他因坚信“真善忍”三个字，至今被关押河北易县看守所已是 13 个多月了，这期间我们只见过一次面，就连爸爸被易县非法开庭审判我们都不知道。

如今执法机构完全成了中共的御用工具，有法不依，执法犯法。记得当时易县国保大队田国军来我家绑架我爸爸时，爸爸是刚刚被涑水县看守所释放，因受到看守所的严重迫害，爸爸走起路来还很艰难，田国军不管这些抓起虚弱的爸爸就走，并把家里的物品翻了个底朝天，东西被砸的砸，踩的踩，爸爸的艺术品也被田国军等抢劫，屋里一片狼藉。

信息的时代，爸爸被迫害的事很快在明慧网上登了出来，一直不允许我们与爸爸相见的易县国保大队，突然打来电话：要我们去见爸爸，我与妈妈赶紧租车来到易县国保大队，一进国保大队才知道受骗了，要我们与爸爸见面是假，审问我们是谁曝光爸爸被绑架事件是真，妈妈在被非法审讯中，由于遭到威胁、恐吓、撕扯而心脏病复发，面色惨白，在生命要出现危险时，才被释放。而我却被警察领着说是让我拿东西送给我爸爸，可我不但没见到爸爸反而被关进了易县拘留所，一直到 7 天后才被我村的大队干部接回家，还被勒索 1000 元现金。

当我被非法扣留后，我妈妈强拖着身体找到田国军，边哭边涕不成声的哀求田国军不要再伤害我，孩子还小，小小年纪伺候瘫痪在床多年的八十多岁的老奶奶，一把屎一把尿的孩子太不容易了，他爸爸又长期遭受迫害，孩子已经精神崩溃过一次了，被逼的到山上自杀，寻求解脱，你们不要伤害她了，放她回家吧，妈妈的泪水打湿了衣襟，但看到的仍是那张冷冰冰的脸，得到的仍是那句话：半个月后在来吧，来时带 1000 元钱，你闺女就回去了。

妈妈的心碎了，一连几天以泪洗面，善良的人们见了妈妈的样子都流下了同情的泪。

这时雨中凝思的我也泪水夺眶而出。◇

薪水小风波

公公婆婆住在郊外的平房里，那里有个不小的庭院，有公公的工作间。公公经常接到订单，然后在工作间自己设计制作各种电机。我们隔三差五地去看望两位老人，顺便帮着做一些家务，我们常常也会帮公公做零散的小机件。

一次，老板给了大量的订单，我们三个便在工作间加工制作。

之前，我们去公公家的路上，碰到公司老板告诉我说：“你们的薪水，我已经一并交给你们的父亲了。可以去他那里领取。”待我们到公公那里时，公公丝毫没有提起薪金的事情，反而抱怨说：“我们做了那么多，老板怎么还不发薪水呀？”在我听到时，内心里暗笑着：“我们刚才都遇到了老板，说发了。公公你人真是贪婪。”心里几分的不悦和嘲弄，接下来就不想干了，心里很不舒服。

丈夫在旁看得出来，悄悄对我说：“你是不是已经动心了？”“是公公人太贪了，连我们都给吃了。”“我们是修炼法轮功的人，师父说修炼的路上发生的一切事情，

都是好事，因为是为了你修炼出现的。还记不记得师父讲过这样的话？”我悻悻地说：“当然记得。”

但心被利益带动得愤愤不平，满脑子的不服气、指责、埋怨，表面上看着好像是若无其事的，但内心那个争斗，简直太激烈了。工作也心不在焉，心里想的全都是那些薪金。

《转法轮》上说：“修炼就得在这魔难中修炼，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，能不能看淡。你就执著于那些东西，你就修不出来。”我一遍一遍回忆着师父讲过的话，内心深处渐渐有了触动，我平静下来，注视着那些满脑子激烈争斗的思想，又可笑又可气。我是修炼的人，我不能用常人的心态来看问题。我接着工作，后来又想到《转法轮》里的一段话：“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，早来晚走，兢兢业业的干活，领导分派什么



活儿从来不挑，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。”唉，这不就是衡量标准吗。我放下心来，真的不再去想，也不抱怨公公了，反而想着公公年迈了，应该再多帮帮他，辛苦了一辈子，应该让他快快乐乐地度过晚年。这时，天目开了，看到头上两朵蓝色的莲花，纷纷旋转着落入我的手中，整个车间到处飘旋着耀眼夺目的小莲花，亮晶晶的、金灿灿的，可漂亮了。

我笑着，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多好呀。工作结束后，我和丈夫又把庭院打扫了一番，倒掉垃圾后，便准备离去。这时，公公叫住我们说：“我这里有些钱，也用不上了，你们拿去吧。我老了，花那么多，也用不上了。你们都拿去吧。”这可比我们的工资要多得多。我们再三推辞，但公公执意要我们收下。丈夫笑着说：“我长这么大，头一回看到父亲这样慷慨。”

回来的路上，感觉自己象是走在云里一般，身体轻飘飘的，没有重量，心里宁静得像一潭明湖水。（文/虚云）◇

（接上文）的酷刑折磨，而遭到恶徒们的围攻，背上的皮都被打脱落了，露着鲜红的肉。

2009年2月底，涑水镇刘金龙带领恶人将中午刚刚下班的夏洪民堵截绑架，直接送高阳劳教所迫害，没经任何法律程序，没有任何合法手续。而且夏洪民绝食抗议非法关押，一个月前才从涑水看守所回到家中，身体还未恢复。

目前夏洪民的家人承受着亲人被劳教的巨大痛苦。周口的父老乡亲，请你们关注、制止发生在身边的对善良人的迫害。同时也警告中共涑水地方当局的有关官员，停止行恶，早日还夏洪民家人一个公道。《九评共产党》已引发了中国大陆五千多万人的三退（退党、团、队）大潮。天灭中共，解体邪党，已是不可改变的定局。每个人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都在选择自己将来的位置。奉劝那些还在参与迫害好人的人，悬崖勒马，停止作恶，不要为邪党作垫背，神佛在审视着我们每个人所做的，善行恶行都有果报。

在这重大每个人都能够决定自己对结束这场迫害的立场和态度，在这特殊的历史时刻，请给自己的未来——生命的永远做出正确的选择。

奇人奇语论报应

清代纪晓岚在《阅微草堂笔记·卷八》中，记述了一件事：

雍正年间，苏斗南先生在白沟河边的酒店里，见到一个朋友。这个朋友一边喝酒，一边发牢骚，讲什么“天理无存，善恶无报”的话。

忽然，有一个骑马而过的神秘人物进来，对他说：“您埋怨世间因果不兑现？请想：好色之徒，必然得病；嗜赌之徒，必然输贫；抢劫之徒，必然被抓；杀人凶手，必然抵命；这些都是因果报应。当然，同是好色，禀性有强弱之分；同是好赌，手段有高下之别；同是抢劫，有首恶与胁从之差；同是杀人，有故意与误杀之分。那他们的报应，自然应该各有区别。即使报应，有的是功过互抵，有的是以明显的方式得报，有的是以隐晦的方式得报。有的人，功罪表现，还没有完结，须待他日。势不能齐，理宜别论。非常玄奥精微！您依目前所见，而怨天道不明。说话太不谨慎了。再就您本人来讲，您的命中，应做到七品官。因工于心计，趋炎附势，上天削为八品。您从九品升为八品时，心中暗喜，自以为得计。殊不知：是您的心性不够，神将你从七品给削降下来了。”

接着，那位神秘人物，又走近那个朋友的身旁，耳语了好一会儿，再大声地说：“您的这些事，全忘了吗？”那个朋友听后，吓得满身是汗，问道：“我这些隐私，你怎么都知道啊？”那位神秘人物笑着说：“人之所为，神灵尽晓。岂独我知！”